

金趙城藏本法顯傳題記

附 達 嚨 國 考

饒 宗 頤

史語所藏之金趙城藏本法顯傳，粗黃紙，原共四十三張。每葉邊刻「法顯傳第△張，廣字號。」葉二十行，行十四、十五字不等。字大如錢，全書已貼連成一長卷。開卷爲釋迦說法圖像。並記「趙城縣廣勝寺」一行，故知爲金藏本。（其他趙城藏皆有此圖，觀近年重印首楞嚴經五軸，可以知之。）趙城藏原刻板在解州（今山西解縣）天寧寺。刊刻時間，由皇統八年（1148）至大定十三年（1173）。據蔣唯心金藏雕印始末考，金藏每板廿二至三十行，共六百八十二函。廣勝寺存四千九百五十七卷，爲世界孤本。史語所藏趙城藏又有「大唐開元釋教廣品歷章卷第十八」一至三十一張，與法顯傳可稱雙壁。（此書名稱如上，又題「京兆華嚴寺沙門釋玄逸纂。」首行云：「且小乘經律論都三百三十部，散有一千七百六十二卷，一至六十六帙，合二百二卷爲五十四軸，折有一千六百一十四卷。」其下皆列書名，起長阿含二十二卷二帙。註：供城四百九十九紙，蒲州四百二十一紙。」此書編號爲「纓」字，並記「新編入錄」四字。其內容大略如此。）亦貼連成卷子本，有軸。日本橫超慧日有新出金版藏經を見て一文（東方學報，東京5續。）於玄逸之廣品歷章，略有考證。（玄逸見宋高僧傳五）惟此法顯傳爲彼所未悉。足立喜六氏校勘法顯傳，用力甚勤，入校藏經，計有九條東寺及宮內省之宋福州釋藏本，增上寺之湖州思溪法寶寺雕本，及高麗藏本。大正藏經則以高麗本及宮內本參校，均未提及金藏此本。是此本尚未有人加以利用，至堪珍視。且卷帙不多，甚願它日有好事者，爲之流布也。史語所藏善本書，又有一鈔本題「昔道人法顯從長安行西至天竺傳一卷」一冊，細勘之即此金藏本之影鈔者。

此本第一行題「昔道人法顯從長安行西至天竺傳一卷」，下註「廣」字。第二行：「東晉沙門釋法顯自記遊天竺事。」卷末一行曰「法顯傳一卷。」考法顯所譯書，最早見於僧祐出三藏記，其卷二記顯師所出經書十一部，定出六部，最末一種曰

佛遊天竺記一卷。自餘爲梵文未譯者，言之鑿鑿。岑仲勉據此謂法顯傳當從祐錄最古之名，作佛遊天竺記。足立氏則謂「佛遊天竺記」乃「歷遊天竺記」之誤。按隋沙門法經所編眾經目錄卷六，列佛涅槃後傳記錄第八，合六十八部，其第一項爲西域聖賢傳記合一十三部，其第十二種卽爲佛遊天竺記一卷。彼自註云：此十三傳記並是西域聖賢所撰。若其第二項始爲此方諸德傳記，自僧祐釋迦譜至寶唱之名僧傳，其次爲法顯傳一卷，此一組共十六部，並是漢土所作傳記，是法經所見之佛遊天竺記乃另一書，爲西域人所作者。由是知佛遊天竺記原爲胡本，爲顯師所携來，故祐錄列於顯師譯作定出六部之中。岑仲勉曾據藝文類聚七六，闕名像記引用佛遊天竺記。余檢初學記二十三「寺」條亦引佛遊天竺本記，書達親國伽藍有五重，大致與法顯傳無異。然不得以此謂佛遊天竺記卽法顯傳，因同屬記載佛國之書，故內容多雷同，不當遽目爲一書也。法顯傳末云：

歲在壽星，夏安居末，迎法顯道人。既至，留共冬齋。因講集之餘。重問遊歷。

其人恭順，言輒依實。由是先所略者，勸令詳載。顯復具敘始末。……

此口吻當非顯師自陳，殆是顯師之檀越所附記者。且知顯師所述，先略後詳。佛遊天竺記既是胡本，於祐錄中明爲顯師携歸，在譯出之列，則其自敘遊印顯末，依理推之，必嘗參考此書，可無疑也。法苑珠林一一九；歷遊天竺記傳一卷，沙門釋法顯撰。圓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五，列法顯書七部，其一爲歷遊天竺記傳一卷，下註：「亦云法顯傳，法顯自撰述往來天竺事，見長房錄。」末又二種，一爲雜阿毘曇心十三卷，一爲佛遊天竺記一卷，註：「見僧祐錄。」又對顯師著書作一總述云：「右七部二十六卷，前五部一十二卷，見在；後二部一十四卷，闕本。」所記一十四卷卽阿毘曇心十三卷加佛遊天竺記一卷之數。是貞元時，佛遊天竺記一書已缺矣。圓照書于卷第三十收法顯傳一卷亦云：「歷遊天竺記傳」二十九紙，次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三十五紙之後。又同書卷二十四，卷二十七皆有法顯傳，註亦云：「歷遊天竺記傳」，是當日寫本別帙甚多，皆副題曰「歷遊天竺記傳」，今觀金藏本首題「昔道人法顯從長安行西至天竺傳」，題目極冗長。惟「歷遊天竺記傳」，則唐以來之簡稱耳。

金藏本法顯傳，嘗略校一遍，覺其與高麗藏本最爲接近，舉例言之：

禪檀國。（第一張上）同麗本。

與寶雲等共合。(第二張上)與麗本、石本同。

彼國人民星居。(二張下)與麗、石本同。

安頓供給法顯等于僧伽藍。(二張下)與麗本同。

其國中有四大僧伽藍。(三上)麗本同。他本作十四僧伽藍。

唾壺以石作之。(四下)麗本同。

影西四百步許。(十上)麗本同。

以用布施眾僧，僧受，亦自各各布施。(十二下)麗本同。

正有河水耳。(十三上)麗本同。

有一寺名大墳。大墳者惡鬼名也。(十四下)麗本同。

精舍左右，池流清淨。(十六下)麗本同。

有林名曰得眼。(十七上)麗本同。

法顯離諸師……回都就禪師出經律藏。(四二下)麗本作「就師出經律藏」，同。

投命于必死之地。(四三上)麗本同。

今不遑一一縷舉，大體言之，金藏本與高麗本實出同一系統，可謂法顯傳之北方本。若足立氏所據之東寺本宮內本，實出福州東禪寺等覺院，可謂法顯傳之南方本，故有極大之歧異。東禪院大藏經之刊行，據淳熙三山志，徽宗崇寧二年，進藏經，加號「崇寧萬歲」，蓋始雕于神宗元豐間，至政和二年，全藏刊成，共五百六十五函。(參曾我部靜雄：宋代福州之佛教，塚本頌壽集 p. 449)。南、北法顯傳寫本原自不同，故形成二系。

高麗本大藏經爲顯宗二年(1011)開雕，高宗再刻之。高麗本稱「高僧法顯傳」一卷，卷尾有「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語，列號爲「廣」字，與金藏本同。高麗法顯傳刊成之年爲高宗丙午(1246)，在金趙城藏之後七十餘年，疑當日雕造，必嘗參考趙城藏本，故雖有微異，而重要處多雷同也。

金藏本之特異者，略舉如次：

「焉夷國」麗本作烏夷。金藏不重焉夷國三字。(第二張上)(伯希和說「烏」乃焉之訛。)

「法顯得苻行當、公孫理住二月餘日。」(第二張上)按符字从竹，不作苻。公孫理一名異于他本之作「公孫經理」。知此處公孫理應是人名，故下文云：「蒙苻、公孫

供給。」但舉其姓，正可互證。藉譌釋「經理」爲動詞者，實誤。「符行當」麗本同作「行當」；他本作行堂，足立釋行堂爲行者。

「化作白鼠，嚙其腰帶；帶斷，所懷衣墮地，地即裂。」（十八張上）按多一「帶」字，文氣更完足。

「自云顧尋所經，不覺心歡汗流。」（四十三上）按他本皆作心動汗流，此獨不同。「心歡」義較長。足立作「心之汗流。」不甚可通。

然金藏本亦有錯誤者，列舉如下：

第一張 奪去「夏坐、夏坐訖，復進到燉煌，有塞東西」共十四字。

第五張上 「沙門法用轉勝，不可悉其記，國當忝嶺」。按其記二字誤倒。

第二七張下 「一万室名賓波羅窟」。按万字乃石之訛。

第三十五張下 「忽於王像邊，見商人以晉地一自綃扇供養。」按自綃乃「白」綃之誤。

此爲顯而易見者。至金藏本字之誤刻，如數處問訊字皆作訛，盲龍誤作育是。

金藏本稱：「離諸師」「就禪師出經律藏」，高麗本亦作「出經律藏」，足立據東禪本作「就禪師出律」。考出三藏記二，「法顯於中天竺、師子國得胡本，歸京都，住道場寺，就天竺禪師佛跋跋陀共譯出。其長雜二阿含經，彌沙塞律，薩婆多律抄，猶是梵文，未得譯出。」是當包括經與律，不宜但作「出律」而已。

士林故宮博物院藏明萬曆戊午刊稗乘，（新安黃昌齡刊，不著撰人。詳四庫提要雜家類存目。）其中二氏類有三十國記一書，在第十一冊，分上下二卷，題晉釋法顯撰。即法顯傳也。此本向未爲人注意。考明人叢書法顯傳均題作佛國記，如秘冊彙函、津逮秘書、漢魏叢書皆同。而此獨作「三十國記」，殆因法顯傳中有「凡所遊歷，涉三十國」一語，故取以爲名。茲錄卷末數句，俾作比較：

自大教東行，未有忘身求法，如顯之比。然後知識之所感，無窮否而不通；志之所將，無功業而不成。成夫功業者，豈不由忘夫所重，重無所忘者哉？

下有注語云：

「此記依蘇文忠公墨跡抄之。中或有訛，不敢以意增故也。」

依此，東坡竟有佛國記墨跡，爲此本所據，向所未聞。值得一書，用俟詳考。

日本學者整理釋典，功績卓著。惟有不可解者，往往似乎不習慣點讀漢土散文，斷句每令人詫異。試拈末段，詳論如次：

法顯發長安，六年到中國，停，經六年。還，經三年達青州。凡所遊履，減三十國。沙河已西，迄于天竺，眾僧威儀法化之美，不可詳說。竊（竊）惟諸師，未得備（備）聞，是以不顧微命，浮海而還，艱難具更。幸蒙三尊威靈，危而得濟。故昔疏所經歷，欲令賢者，同其聞見。是歲甲寅，晉義熙十二年矣。歲在壽星，夏安居末，迎法顯道人。既至，留共冬齋，因講集之際，重問遊歷，其人恭順，言輒依實。由是先所略者，勸令詳載，顯復具敘始末。自云顯尋所經，不覺心歡汗流。所以乘危履嶮，不惜此形者，蓋是志有所存，專其愚直，故投命于必死之地，以達萬（萬）一之冀。於是感歎斯人，以爲古今罕有。自大教東流，未有忘身求法如顯之比。然後知誠之所感，無竊（窮）否而不通；志之所將，無功業而不成。夫功業者，豈不由夫所重，重夫所忘者哉。

以上爲金藏本原文。除第二「竊」字顯然有誤，又末句「豈不由夫所重」，以下句文理推之，「由」下當奪一「忘」字，其餘文字均暢達可誦。觀足立校本，以「六年到中國，停六年。還，三年達青州」爲句，與稗乘本同。金藏本「還」下多一「經」字，意更明白。足立於「艱難具」句斷，以「更」字屬下文，直不成語。復去「矣」字，亦與稗乘本同；若有之，乃文氣頓挫之妙。又金藏本與高麗本並作「必死之地」句，與下文「萬一之冀」爲對比句法。稗乘本作「投命于必不全之地」，而足立作「不必全之地」，按「必不全」句法，行文爲有力，「必」字在前，讀來文氣更佳。末句稗乘作「重無所忘」「無」字殆有舛誤。而足立改「忘夫所重」作「忘失所重」，不悟上句「忘夫所重」與下句「重夫所忘」，正反爲用。石山寺寫本之「忌失所重」，較以高麗本之作「忘夫所重」，「忌」「失」二字正是「忘」「夫」形似而誤。而竟有取于「失」字，可謂失之眉睫者矣。

以上討論爲校文部分。至于地理，各家考證，問題尚多。茲舉達嚩國爲例。法顯自言「達嚩國以道路阻難未往。」是彼未親履其地。惟印度人撰 Daccan 史，即靠顯師所記爲漢土唯一史料。實則漢籍中仍有不少關於達嚩之記載。

(1)道宣釋迦方志中邊篇言「水」部分，謂此洲中心有一大池，名阿那陀答多，唐

言無熱惱也，即經所謂阿耨達池，在香山南，大雪山北。……此一池分出四門，各隨地勢而注一海，故葱嶺以東，水注東海，達嚩（一作嚩）以南，水注南海。雪山以西，水注西海，大秦以北，水注北海。」所記：達嚩與大秦，分明一南一北，不容淆混。按此爲四河說之引申。四河說出長阿含經、世紀經、起世經等。阿耨達池（Anavatapta）之位置，世親俱舍論以爲在大雪山北，香醉山（Gandhamāḍava）間，香醉山已被認爲西藏喜馬拉雅山脈中之 Kailasa 山系，唐人即本世親之說加以演繹，而以阿耨達池（按即今 Wanasarawar 湖）爲宇宙之中心，道宣資以成立其地理學之中邊說。阿含經原謂阿耨達池南有新頭（Sindū）河，即獅子口，以入南海。道宣則云達嚩以南，水注南海。蓋以達嚩爲南印度之總稱也。（另參拙作論釋氏之崑崙說）

(2)又釋迦方志遊履篇（第五）搜括傳記，列十六事，其第三云：「後漢獻帝建元（應作建安）十年，秦州刺史遣成光子從烏鼠山度鐵橋而入，窮于達嚩。旋歸之日，還踐前途，自出別傳。（大正，51, p. 969）所謂別傳，未諳何書。此說果可信，則東漢末自蜀至印，即後來所謂牂牁天竺道，實已暢通，故可從秦州，以至南印度之達嚩。史記大宛傳張騫上書云：「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又言「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西蜀茲出物者或至焉。」是漢時蜀賈人足迹已至天竺，當取永昌道。徵之高僧傳慧叡西行紀，「慧叡（劉宋時人）嘗遊方而學，經行蜀之西界，爲人抄掠，遊歷諸國，乃至南天竺界。」其經行所至，必循永昌道可知。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云：「有唐僧二十許人從蜀川牂牁道出白莫訶菩提禮拜。」此即自蜀經永昌道至南天竺。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八十一已詳說之。可參李根源所編永昌府文徵紀載卷一。故漢末成光子由秦州至達嚩，必由蜀出永昌，以入南印度，可以推想而知。

(3)敦煌卷中亦言及達嚩。倫敦大英博物院敦煌經卷列 Stein 目2113號爲一長卷，內書白佛瑞像記，略云：「中印度有寺，佛高二丈，額上懸珠。……此像經橋賞彌（按即拘蹉彌）飛往于闐。」又云：「釋迦牟尼佛真容，白檀身，從國王舍城騰空來于闐海眼寺。」此文爲有關印度佛像紀錄之珍貴資料。另有一段文云：

「南天竺建嚩國，北有迦葉佛寺，五香盤石爲之。今見在山中。

北天竺國泥婆羅國有彌冠，在水中。」

泥婆羅即尼泊爾，建嚩當是達嚩，（見附圖 4）。同卷下文「大目犍連」之「犍」字，所从之建，與「嚩」上一字相同，是敦煌卷乃誤寫達嚩爲建嚩，以達與建二字形近故也。此卷後段爲宕泉創修功德記，末署「唐乾寧三年丙辰歲四月八日畢功」。則其前段文字，當寫于乾寧以前。

史語所藏拓片14936號，爲旃檀瑞像及題記，略記「佛成道後，嘗升忉利(天)爲母氏說法，數月未還。時優填王以久渴瞻依，迺刻旃檀像佛聖表以竚翹想之懷。……自填王像刻之初，至今泰定乙丑，凡二千三百餘歲矣。……昭文館大學士紫祿大夫宣徽使大都護脫因以積善餘慶深慕上乘……恭就麗正門西觀音堂內模刻于石。……泰定丁卯至萬曆己丑又二百六十四年，今聖安寺欽依僧錄司左覺義通月號印空重刻于石。越山陰弟子諸臣表齋沐書，秦應瑞畫。」佛象向來以檀像爲貴。于闐佛像，漢高窟 C 047 = T 231 號龕頂周圍西題「于闐坎城瑞像」，又龕頂南釋迦瑞像，題于闐摩城中瑠檀瑞像」，俱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史系藏羅寄梅所攝照片。可與 S2113 卷所記互相參證。

(4)初學記二十三「寺」條引佛游天竺本記曰：「達親國有迦葉佛伽藍，竇大石山作之。有五重，最下爲雁形，第二層作師子形，第三層作馬形，第四層作牛形，第五層作鵠形，名爲波羅越。」注：「波羅越，蓋彼國名鵠」。

金趙城藏法顯傳第三十二張至第三十四張云：「伽藍悉有僧住。自鹿野苑精舍西北行十三由旬，有國名拘睢彌。其精舍名瞿師羅園，佛昔住處。今故有衆僧，多小乘學。從是東行八由延，佛本於此度惡鬼處。亦常在此住。經行、坐處，皆起塔，亦有僧伽藍，可百餘僧。從此南行二百由延，有國名達嚩。是過去迦葉佛僧伽藍。竇大石山作之，凡有五重，最下重作象形，有五百間石室。第二層作師子形，有四百間。第三層作馬形，有三百間。第四層作牛形，有二百間。第五層作鵠形，有百間。最上有泉水循石室前，繞房而流。周圍迴曲，如是乃至下重。順房流從戶而出，諸僧室中，處處穿一石作窗牖，通明室中朗然，都無幽闇。其室四角穿石，作踞蹬上處。今人形小，緣踞上，正得至昔一脚躡處。因名此寺爲波羅越者，天竺名鵠也。其寺中常有羅漢住。此土丘荒，無人民居。去山極遠方有村，皆是邪見不識佛法，沙門婆羅門及諸異學。彼國人民常見飛人來入此寺。于時諸國道人欲來禮此寺者，彼村人則言：汝何

以不飛耶？我見此間道人皆飛。道人方便答言：翅未成耳。達嚩國嶮道艱難，難知處，欲往者要當資錢貨施彼國王，王然後遣人送，展轉相付，示其逕路。法顯竟不得往。承彼土人言，故說之耳。」

法顯傳所述。比佛游天竺本記爲詳。金藏本穿字一作穿，與麗本同，穿爲穿別體，日本延喜寫本河渠書穿正作穿。又踰蹠，他本作梯。波羅越者句，它本多「婆羅越」三字。法顯描寫達嚩國之伽藍，乃根據傳聞，頗有失實。玄奘西域記十橋薩羅國 (Kosala)云：「國西南三百餘里，至跋邏末羅耆釐（唐言黑峰）岌然特起，峯岩峭險。既無崖谷，宛如全石，引正王 (Sadvaha) 爲龍猛菩薩鑿此山中建立伽藍。」燉煌遺書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中南天竺國有云：「於彼山中有一大寺，是龍樹菩薩便（使）夜叉神造，非人所作，竝鑿山爲柱，三重作樓，四面方圓三百餘步。」藤田豐八箋釋謂：「龍猛卽龍樹，法顯傳以爲伽葉 (Kāśyapa)，蓋傳聞之誤。高僧傳玄奘條云：『至橋薩羅國卽南印度之正境也，王都西南三百餘里有黑蜂山，昔古大王爲龍猛菩薩造立斯寺。』Beal氏云：西域記注黑峰，殆蜂之譌。黑蜂卽 Bhrāmara，乃 Durgā 若 Pawati 之異名，國都爲 Bhadak。諸丘爲 Durgā 足跡所印，殆是引正王造寺之山也。法顯傳波羅越 (Parāvata) 解云「鵠」，亦係傳聞。（參藤田書 p. 19）

按：達嚩爲梵語 dākṣiṇa 之音譯，義指南方，亦訓爲右。西域記稱「達嚩拏者，右也。」內法傳則云：「特崎拏卽是右。……故時人名右手爲特崎拏手。」按「特崎拏」應是印度俗書 (Prakṛit) 之 dakṣiṇa，巴利文變 kṣin 爲 kkin，故達嚩拏寫作特崎拏。

達嚩國現指南印度之 Deccan 高原，余於一九六三年讀書於蒲那 (Poona) 之「班達伽東方研究所」，(Bhandan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參謁達嚩附近佛教勝地，若 Kanheri, Karli 等石窟，顯師所未到者，多曾履及。班達伽爲印度大儒，著有 Early History of the Dakkan，收載於其論文集，第三版則於一九二八年印行於加爾各答 (Calcutta)。其書開首卽引及佛國記，文云：

“Sinc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fifth century of the Christian era, Fahhian, the Chinese traveller, was told at Benares that there was a country to the south called Ta-Fhsin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Sanskrit Dakshina.”

佛國記自1836年有 Abel Rémusat 之法譯，1869年有 Samuel Beal 之英譯，其後 H. A. Giles (1877) James Legge (1886) 皆有修訂英譯本，班達伽得從英譯本采摭其說。然漢籍有關達嚩之記載，法顯傳外，尚有上列數條；因為舉出，以備他日印人續撰Dakkan 史者之參考。

梵語「達嚩拏」，漢譯亦作「多嗟那」。Lalitavistara 經中列舉各國文字，其第十四為 Dākṣiṇya-lipi。西晉法護及唐時地婆訶羅 (Divākara) 皆有漢譯。（唐譯稱力廣大莊嚴經）。法護譯普曜經作「施與書」（似略去 Dā 音，參日本山田龍藏梵語佛典，諸文獻 p. 10）地婆譯作「多嗟那書」均是譯音。考普曜經中別有大秦書，列于第七，此大秦乃是東羅馬。可見 Dākṣin 與大秦分明為二地。「多嗟那書」應是指南印 Deccan 地區流行之文字，即達嚩國文字是也。

達嚩與大秦，史家每混淆為一，實宜細加釐別。伯希和交廣印度兩道考云：「大秦指地中海東部，又因音類之關係，佛教徒有時以大秦為昔之 Daksinapatha，今之 Deccan 之對音。」是說也，東南亞史家多受其影響，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岑仲勉水經注卷一箋校（中外史地考證 p. 213），日本杉本直治郎（東南アジア研究 p. 494）皆采是說。

後漢書哀牢夷傳記西域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擲國西南通大秦。」此處大秦，通鑑胡注謂即拂菻。近年宮崎市定撰「條支と大秦と西海」一文（史林 24之1）以大秦即羅馬，西海即地中海，跳丸之技藝，古羅馬之折繪（diptych）尙可見之，圖中作玩七丸之狀，拉丁語稱為 Pilarius（見 Rich: Dictionary of Roman and Greek Antiquities, 1900）

羅馬與南印度及扶南之交通，近歲考古發掘所知，早在公元初期，越南南部 Go Oc Oe 所出古物，不少為羅馬時代銀幣。南印度 Pondicherry 河邊，一九三九年發掘亦獲羅馬 August 時代遺物。（一九六三年，曾於該地法國印度學研究所見之。）可證後漢書，西域大秦傳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即 Antonius 121—180）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等之說為可靠。梁書中天竺傳孫權黃武五年（220）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交趾，交趾太守吳邈遣送諸權，權問方土謠俗。」此羅馬賈人至吳交往之事實。

唐人碑刻每言大秦：南詔德化碑云：「爰有尋傳，疇壤沃饒，人物殷湊，南通北海，西近大秦。」按尋傳即蠻書中之尋傳蠻。新唐書 120 張柬之傳，其論姚州云：「姚州古哀牢國，域土荒外，山岨水深。漢世未與中國通。……光武末□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氈、罽，以利中土，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奇理之貢不闕。……」此二條之大秦，向來說者均以指遠道之東羅馬之大秦。

惟唐時別有「大秦婆羅門國」之稱，樊綽蠻書云：「乃西渡彌諾江水 (Chindwin) 千里至大秦婆羅門國。又西渡大嶺三百里，至天竺比界箇沒盧國 (Kāmarāpa)。」箇沒盧爲今之 Gauhati，八世紀其地在東孟加拉 (Bengal) 與阿薩密 (Assam) 之間。
(參 Anthong Chhatre: 大秦婆羅門國，B. S. O. A. S. 1957, VOL 20, p. 160) 吳承志撰唐賈耽記邊州入四夷道里考實卷四有極詳盡考證。謂：「大唐西域記迦摩縷波 (二箇沒盧) 周萬餘里國，東山阜連接，無大國都。境接西南夷，詳問土俗，可兩月行入蜀西南之境。即大秦婆羅門道。蜀西南境，謂會川。」(求恕齋叢書本) 按此大秦婆羅門，與西海之大秦，涵義不同。

元張道宗記古滇說原傳云：「唐冊王(皮羅閣)爲特進雲南王越國公。……自唐進封之後，永昌諸郡，緬羅、暹羅、大秦皆西通之國；交趾、八百、眞臘、占城、撓國，此皆南通之國，俱以奇珍重寶……歲進于王不缺。」(玄覽堂叢書本)。此條大秦與暹羅、緬羅等駢列，應指大秦婆羅門國，即東印度之 Assam 地方爲是。

至若道書言大秦者，若樓觀本紀言化胡所至地名云：「道君令下化西域，條支、安息、昆吾、大秦、罽賓、天竺，周流八十一國，作浮屠之術，以化胡人。」(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引，道藏儀字上，760 冊) 太清金液神丹經「自天竺月支以來，名邦大國，若扶南者十有幾焉。且自大秦、拂林地各方三萬里。」又贊曰：「青木天竺，鬱金罽賓，蘇合安息，薰陸大秦。」以大秦與拂林、安息、天竺等並列。神丹經中記大秦國一段，文字最長，間有與晉書大秦傳記載相同。此大秦則當非達嚩國。故宜細加辨別。

由于道宣將達嚩與大秦，區爲南北。普曜經中各種書，其多嗟那書與大秦書亦有絕對分別，則達嚩與大秦，實不容混而爲一。伯希和謂釋氏未加區別，亦不盡然也。

綜上所論，可得結語數事：

一、金趙城藏本法顯傳及明稗乘本三十國記二種佛國記本子向未爲人所知。金本大體

同於高麗本，可能爲高麗本所祖。

- 二、達嚩國一名，除佛國記所載外，漢籍資料，尚有釋迦方志及方志引別傳，敦煌卷 S. 2113 號，與初學記引佛遊天竺本記等條。
- 三、梵語 Dāksina 之音譯，除「達嚩拏」外，又有譯作多嗟那者。釋氏書中，如釋迦方志所記、達嚩與大秦，方向截然不同。

附圖 ① 金趙城藏本照片

② 敦煌 S. 2113號

③ 拓本 14936

寺觀圖志



附圖（一）：金趙城藏本法顯傳之一

昔道人法顯從長安行西至天竺傳一卷

東晉沙門釋法顯自記遊天竺事

法顯昔在長安慨律藏殘缺於是遂以弘始二年歲在己亥與慧景道整慧應慧惠等同契至天竺尋求戒律初發跡長安度隴至軋歸國夏坐夏坐訖前至憍檀國度養樓山至張掖鎮張掖大亂道路不通張掖王慙勤遂留爲作檀越於是與智嚴慧簡僧紹寶雲僧景等相遇欣於同志便共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共停一月餘日法顯等五人隨使先發復與寶雲等別燉煌太守李浩供給度沙河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日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爲標識耳行十七日計可千五百里得至鄯鄯國其地崎嶇薄瘠俗人衣服粗與漢地同但以氈褐爲異其國王奉法可有四千餘僧悉小乘學諸國俗人及沙門盡行天竺法但有精虔從此西行所經諸國類皆如是唯

法顯傳

卷二

廣字號

國胡語不同然出家人皆習天竺
書天竺語住此一月日復西北行十
五日到焉夷國僧亦有四千餘人皆
小乘學法則齊整秦士沙門至彼都
不豫其僧例也法顯得符行當公孫
理住二月餘日於是還與寶雲等共
合焉夷國人不修禮儀遇客甚薄
智嚴慧簡慧惠遂返向高昌國欲
求行資法顯等蒙符公孫供給遂
得直進西南行路中無居民涉行
艱難所經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
月五日得到于闐其國豐樂人民
殷盛盡皆奉法以法樂相娛衆僧
乃數萬人多大乘學皆有衆食彼
國人民星居家家門前皆起小塔
最小者可高二丈許作四方僧房
供給客僧及餘所須國主安須供
給法顯等於僧伽藍僧伽藍名瞿
摩帝是大乘寺三千僧共捷搥食
入食堂時威儀齊肅次第而坐一
切寂然器鉢無聲淨人益食不得
相喚但以手指麾慧景道整慧達
先發向闐文國法顯等欲觀行像



卷之十一

何處有知

附圖(四): S-2113 敦煌卷所見達親國

旃檀瑞像



佛像之設所以想像聖德啓物敬慕之誠勸俗而致化也自古靈像頗多唯填王檀像其傳最遠按諸記錄佛以周昭王二年甲寅誕聖西域穆王五十二年壬申入滅佛成道之後嘗升忉利為母氏說法數月未還時優填王以久潤瞻依遙刻旃檀像佛聖表以貯翹想之懷目捷連慮有缺謬以神力攝三十二匠升天諦觀相好三返迴得其真既成王及國人若與神對及佛獲降人間王率臣庶往迎佛其像升空謁佛佛為摩頂記曰我滅度十年後爾往震旦國大興佛法佛滅千二百八十餘年始自西域傳至應嘉六十八年來至涼州一十四年至長安一十七年傳至江左百七十三年至淮南三百一十七年復至江南二十一年北至汴京

百七十六年北至燕京居聖安寺一十二年又北徙上京二十年復至燕京居於內殿五十四年會舊內火復遷居聖安一十九年詔迎入萬歲山安置仁智殿六年當己丑之歲詔迎入大聖壽聖安寺處於後殿計自填王像刻之初至今泰定乙丑戊二十二年百餘歲其瞻之仰之如大聖之在焉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宣徽使大都護賈國以積善餘慶深慕上衆恐聖踪不彰於後恭就麗正門西觀音堂內模刻於石座遠方中古或若瞻對瑞像有所興感云泰定丁卯至萬曆己丑又二百六十四年今聖安寺三教依僧錄司在覽義通月號印室重刻于石 越山陰弟子諸臣表齊沐書 泰應瑞畫

附圖(五)：旃檀瑞像及題記拓本 (史語所藏拓片 14936 號)

